



辨疑錄

三

□ 13
3055
3



門 18
3055
卷 3

6.3.27

島田藏書

辨疑錄卷之三

論孟億

伊藤長胤 著

中庸附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何晏云本基也
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程
子曰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
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云云集註專據程說遂
解為仁曰猶曰行仁何氏解雖無深意不甚失古意

辨疑錄

卷三

一

告世齋集

先儒以仁爲心之德則未發之體也自是已上更無本之可推故專就用上爲說以始下手處爲本曰孝弟行於家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所以有第一坎第二坎說與有子之意殆有進反生久之意蓋仁者天下之達德以遍覆群生惠澤覃洽爲極堯舜之事業也君子脩身所以求至夫仁也而其爲入孝弟者生質之美未經教化而其行近道犯上之小尚不敢爲況作亂之大者而忍爲之乎斯其造道之有本矣苟擴而充之則堯舜之仁亦可自是而庶

幾也故曰孝弟其爲仁之本與孟子謂充四端之心而足以保四海良知良能達之天下而爲仁義其工夫一也學者須參攷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古人之所自省察期望者與後世不同若自後世言之必曰私欲未除何以裕之安想未息何以鎮之蓋古人專以愛入爲本後世專欲檢束已身無非僻之可指所以其所自省者亦大不

同此等事學問大關鍵處學者不唯不加意雖告之或不甚省子夏所云賢賢易色章亦設對君父賢友盡其道者而曰吾必謂之學矣不舉恬淡寡欲之人而言其意亦然

○傳不習乎何晏曰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程子曰不習而傳與人集註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古義從何氏程子說范氏尹氏亦如之集註從譏楊周氏說或疑如何說則唯專為師之戒而不可泛為世範聞而不行學者之通病覺集註為

親切予謂此曾子非設二事以垂世戒平日所自省其身者如此曾子齒德兼邵夫子在日已有門人小子受業矣傳不習之事以誤人正是當日所務猶醫師以未經驗藥傳人恐其或害人且上二事皆是遇入不苟之事相叙為說義類惟同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其意一般與默坐澄心驗念慮之真妄以為省身之要異矣且凡傳之二云謂授之于人不言受於人也如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及韓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云云皆然受之於師不可謂之傳

又傳不習語甚迫與學而不厭教而不倦等語不相似故知何氏說不可改也

○子貢曰賢賢易色孔安國曰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邢氏疏云易改也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
謙上蔡范華陽說亦如此集註從之或問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則其以德色相為消長也舊矣程子曰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游尹解從之漢書李尋傳顏師古註易讀大聲易色輕畧於色不貴之也徐燭筆精所云輕

易女色卽是也此近古註說蓋賢也父母也君也朋友也皆我所接之人也色也力也身也言也皆我身之接入者也相次爲說自覺穩帖故古義必從程子說或云集註亦覺親切予謂解經必要親切亦是後世之病賢賢易色只是敬賢一事與下三句亦只是一事相協爲說自是整齊不應一事上又生枝節兼寓戒色之意且一色字難該好色之心四字又不問禮義而但曰改好色之心亦非所以爲訓古書曰辟色曰變色皆指顏色而言程子之說尤當信從

○後世解經兼有數義人苦難一決殆如射覆商謎聖賢立言豈兼含數義以枝指其旨乎哉當初只是一義而已但歷世久遠語言轉變遂致難曉後世但擇其平穩親切者從之亦宜然亦當論其時世以辨當否如沈存中解蒲盧爲蒲葦後世覺其平易可從然考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及爾雅揚子法言皆有其說此古之套語以喻物之易化其實然與否不必要講究古註不可易也如賢賢易色亦然德色相較固是親切然此章就君父賢友上各盡其道只是

一件事不可賢賢上兼寓好色之戒彼此合攷范氏之說爲長古者敬入曰禮貌禮貌衰則去謂之辟色謂敬賢而誠曰賢賢易色自是古人口氣似泛然而意實至

○學則不固孔安國曰固蔽也又有一說曰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亦不能堅固識義理集註則從後說曰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游氏云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似從古註古義亦從之或云與上句語勢不倫或問曰此蓋古註舊說而張子

從之但文勢若有反戾而不安者蓋曰不重則不威則當曰不學則固若曰學則不固則當曰重則有威且學之為功又豈止於不固而已哉呂楊之說蓋亦如此予謂此章一句是一事二句串說則其詞固若相戾一句各說一事則不妨不相類固字從有兩說有貞固之固有固陋之固如夫子所云疾固孟子所云固哉高叟之云皆固滯之義竟非美辭也此所謂固當從其義且人之操守可以言堅固而至於學則不可以堅固言也又就一句而言如曰恭則不侮尊

賢則不惑皆說其功效此亦言為學則不固陋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舊說禮有體用而其用貴和然古者無體用之說禮儒行篇亦有此語云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古義據之訓用為以燕義則又云和寧禮之用也此亦易象所謂義用時用之類非對體而言也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云云馬融註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文質二統據此說則當於夏字下絕句何者三綱五常是萬世不易之道曷得謂之

禮文質三統世有損益固可謂之禮馬氏蓋以禮字屬下讀今用馬氏說而於禮字下絕句者誤矣此說先人嘗考出載日錄中杜欽傳曰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漢儒蓋以禮字屬下然本文則屬上為善

○繪事後素鄭氏曰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佈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集註後素後於素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此二說正相反

鄭氏言以素為後朱子言後於素功然為夫子以此一句貼逸詩三句說則同也畢竟此詩三句上一句言容貌之美下一句言服章之美與衛風竹竿所云巧笑之瑳佩玉之儺者一意誇容貌之與服飾相稱子貢雖舉二句為問而其所疑只在下二句故夫子亦只解下一句而不及上一句集註云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然上一句不見加華采之飾之意殆屬強解周禮考工記曰凡畫績之

事後素功鄭註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汚也與論語註異古時畫法固不可悉然其以素爲後則可無疑也且古言之例素以爲絢猶義以爲質之類此以義爲質也非有義而後加質也則素之爲絢可知矣後素之爲言猶先難後獲後義先利之謂此以獲爲後以義爲後也則素之爲後亦可知矣夫子告之以後素而子貢卽以禮後乎而反之分明以禮喻素也然夫子意中未有此意故曰起予者商也大意言人有其實而後可加之以禮文苟無其實禮文雖

脩乎外而不足取也

○里仁爲美擇不居仁焉得知鄭玄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求居而不居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集註曰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古註解爲仁者之里其說固迂集註解做仁厚之里則當然通章做擇里之事則可疑也孟子第二篇引此語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古義從之言里有仁厚之俗人尚爲美而居之

擇所以處身而不居仁不得爲智也孟子書中此意尤多如曰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又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皆此意爾大抵此篇通下七章皆類記夫子言仁之語而此章居首則知說擇仁之事而非言擇居編列之次自可攷知也謝上蔡已引孟子做擇術說朱子何以不從豈以心德愛理之解不須言擇耶然居仁處義聖訓炳焉既謂之居何害乎言擇○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

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集註曰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則其意稍緊楊龜山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則苟爲苟且之苟古義惡讀太聲苟亦從苟且之義言人苟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爲人之所惡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夫子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蓋爲人所惡不仁之所致苟志於仁則且不爲入惡況躬實行仁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之効亦可知矣此仁之所以爲美德而夫子之言之也大抵聖

人之言布帛菽粟常在庸言庸行上為說而無奇異之語然明白易知者亦不煩提說若人誠志於仁則豈復有惡此不待聖人之言

○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同情也然君子之於事也出處進退必以其道故云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為也蓋言不以其道則雖得富貴而不處得貧賤而不為也季札之太真不處富貴也顏子之陋巷不為貧賤也此就其所素之位而言處之為之道也非得富貴得貧賤之道也孟子所謂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駁馬千駟不視亦此意爾三國志王粲傳曰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陳白沙云不以其道謂處富貴太貧賤不以其道非謂得富貴得貧賤不以其道也古義初仍朱解後改此說若如舊說則只當日太就而不可言太處且得貧賤之道說得不穩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云云孔安國曰黨黨類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云云古義黨朋類也指親戚僚友而言人之

於過不有無由而妄生者必於其親黨而過可以知其仁矣予謂黨本鄉黨之黨通為朋類之義而類字則有品類之義故以品類釋黨則似隔一重蓋人防身之慮周則於親戚僚友之間必存形迹避嫌疑自無連累之患苟篤於親親則或失乎慈愛不免有過如周公之於管蔡是也故曰觀過斯知仁矣大抵過之云本出於無意如小人之失乎薄則踈其當親而不親以防過失專出於有意之私不可謂之過也且里仁篇自首章至此凡七章類記夫子言仁之語則

其專言仁可知矣此出先子意見未聞先儒有此說祖牟對州大堦氏造都携明態植四書正義到其書大體依朱解唯此一章與先說同日黨類也仁以心之真懇言人之過或出於恩義之難全或迫於事勢之兩窮蓋各於其類也此雖名為過而真誠懇切之心即寓於過之中故觀過可以知仁矣過安可槩弁入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程子判其異云動以天爾蓋言中庸忠恕學者

分上之事而屬人爲論語忠恕聖人之事而如天道之自然無待於推與他處忠恕不同此不然也道字不同焉耳曰夫子之道者謂夫子之所道猶言方法也違道之道謂天下之大道如大學所云近道之道夫道是天下公共之物夫子豈專以爲吾道而曾子豈亦自私以爲夫子之道乎哉如先儒說則夫子只言吾心一以貫之可矣且從其說則隨事精察以求至夫一曾子之所以證道也推己以及物學者之所以求至夫仁也故曾子借學者忠恕之目以喻聖人

一貫之旨然則今日從學者抑隨事精察以求至夫一乎將從事忠恕以求至夫仁乎此其本起自以格物窮理爲學問之要遂以禪家投機契悟手段解聖賢日用平穩語分斷前後遂致此扞格此本一條話頭耳自夫子而曰吾道自曾子而曰夫子之道豈有二致哉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對之曰唯而及門弟子叩問乃曰忠恕而已矣此本非甚深難解之事蓋夫子之教以仁爲宗而求仁之方莫近於恕孟子曰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忠雖是盡己之事而盡己亦對人而可言未聞不接入而有盡己之可言也故曾子以此二者喻夫子一貫之旨其事雖非所易遽盡者而孔曾語旨本自明白昭晰不煩解釋及後世理學盛遂以為孔曾傳授默契玄旨而以一為一理之名以貫為萬殊之目初學之輩不徒不能領當其事而其義解亦難遽曉讀此章者只當識得夫子之道無復佗岐唯在忠恕而每事務盡忠恕此學道之有益也

○曾子告夫子之道於門人不過忠恕二字及夫子告終身受用一句於子貢則只恕一字而已此等字後世尚竢訓故在古昔則固不煩詮釋聖賢之相告戒何其簡而易從明而易知耶而其有及物之實效亦何其無窮耶

○忠恕與忠信相通最為接入之要道求仁之直訣聖門學者之所常從事者也但施已不欲勿施于人此說行恕之方非恕字之義恕只付度之意付度人心體量好惡不施其所不欲者則恕行而仁得矣先

辨疑錄 卷三
儒以方法作字義遂致齟齬語孟字義辨之已詳矣
至曾子以忠恕明夫子一貫之旨為千古未了公案
學者遽難置喙此亦求之甚過而遂驚虛遠故也大
抵聖人之道專在接人上為重夫子之道有天道有
鬼神有禮樂兵刑有詩書易春秋其言千條萬緒固
雖如不可以一端而求其所歸一則無不以接人盡
其道為主而名之曰仁猶網之總于綱輻之湊于轂
所謂一以貫之者豈外此而別有可片名者乎哉曾
子親炙之久領解之明其所曰體究而諳悉及夫子

告以一言則對曰唯正如同鄉之人與談鄉土也告
之門人則以忠恕而已矣非分疏其義也所以語下
手之方也聖門之問答皆以為受用之地非只研究
其義瘦休也苟體認忠恕二字行之于身則一以貫
之之驗片可得之此其所以告之也

○子貢嘗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夫子則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可以證忠恕一貫之
義子貢聖門之高第夫子問其與面孰愈其待之亦
不貲矣豈以曾子門人視之哉請問終身受用一句

其事亦切且重而夫子只以一恕字答之恕之爲要道可驟見矣管子以此明一貫之旨不亦宜乎仲弓問仁夫子亦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言雖不及恕亦恕之事也樊遲問仁夫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彼此參考恭敬忠恕求仁之工夫接人之尤要者也故聖賢每舉以爲教而忠恕爲最先儒以爲夫子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非學者之所可遽曉也故借學者受用之且忠以明渾然之一理恕以明泛應

之萬殊與中庸所云忠恕其義不同此蓋自理一分殊之說來學者其審焉

○顏淵曰願無伐善勿施勞孔安國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集註伐誇也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或曰勞勞事也云云古義施勞解從古註伐善則出自獨創言毀人之善也後漢書黨錮傳序曰黨同伐異之說註異已者攻伐之伐善之伐猶其意若從舊說則此二句只是謙卑不自滿假之事雖是美德只管一己無復及物之驗通考全章前乎子

路之所志云云後乎夫子之所志云云皆是濟物之仁然則顏子之所志亦為及人之事可知矣古聖人之學專在安人利物不徒以一己之無疵累為足其風義自可想望也比日長堅與塾子讀史得之于後漢書朱穆傳其所著崇厚論日記短則兼折其長賤惡則并伐其善先子之所意暗與此合遍考漢唐以來諸解並無異旨唯見此爾義理之妙千載猶新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鄭氏云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疏云他人無是行於

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朱子曰云云按此二說正相反鄭氏意此三事唯我有之而他人無之其意似驕倨且何有於我之我就各人上言其說亦覺難曉集註則云此三事我無是行其意亦明然夫子嘗答子貢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又答公西華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夫子聞人之譽已每自謙讓不居而唯於此二事則當而不辭何得到此却謂我無此行乎又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

如丘之好學也。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學不厭之事也。又嘗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此教不倦之事也。彼此併攷，夫子每承當此二事，可知矣。先子謂默而識之，是虛語。猶衛風柏舟詩所謂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之云。夫子自記存其身之所有也。言予默而知之，我所能者，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唯此二事而已。除是之外，復有何事於我哉。與出則事公卿，語意一般。默識心通，古來相沿，爲妙契之套語。集註豈有慮乎此而

通二事爲謙讓之詞耶。然此一句與下二句語勢不倫。且其工夫之難易淺深亦難駢說。則唯當作閑語。此出先子之發揮，千古獨解識者必取焉。羅近溪明道錄中一說適與先說符。曰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脈，而喫緊著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推開說。何有於我也耶。此二條當作一套說，但默識一句解尚覺傷深，何有亦解做不難，此爲不同耳。

○子曰：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

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正義曰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集註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其說異同與默而識之章同程子則云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因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其意與邢疏同但邢氏曰我獨有之則言涉虛誇程子曰俯而就之則意似作爲古義從其義而意則異蓋畫一至近易爲之事以自承當聖人之謙辭每每如此一以見道

之在乎至近一以見聖德之盛而其言愈卑若不然而則聖人有時而爲酒困不能勉衷也雖詞之謙豈至是乎然則默而識之章亦只說一事自可例知集註第七篇解既如彼則此章之義自不能不如此但當以此章例推前章耳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何晏曰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執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正義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乃謂之仁恩被於物

物亦應之故可倚賴朱註云云按志道游藝一事其義固明古今無異議據德何氏解亦可無疑也唯解依仁做倚仁者最覺不當豈據汎愛衆而親仁歟然上之志道據德下之游藝皆事也非人也此類不倫吾知其說之謬矣集註解此二項其義雖明而其說高遠要非夫子垂訓之本旨若如其說則有德而後可據得仁而後可依此顏閔以上之材始可承當泛通學者而言則未有德何以得據未得仁何以得依夫子之言不殆為虛設乎大抵道也者著於人事之

實恰好正當處是也以其當行而謂之道以其當得而謂之德分而言之而仁智之名立道藝之分判焉聖人標榜之以為學者泛示終身受用之次第節目以立言如此然則所謂依仁云者亦言凡行事之不可不依此而行焉耳猶處仁蹈仁之云豈必仁者而言之哉自宋以降心性之說盛而道德仁義之名遂為心理之別稱以此解聖人之書故說之益詳而行之益難嗚呼太聖人之世如其久也太聖人之居如其其遠也而聖人之言繁著方策漢已後註家無

辨疑錄
卷三
造世齋集
慮數十家何氏解獨傳而今則宗集註孰是孰非將誰適從聖人之心其果可見乎果不可見乎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而逃諫武王伐紂而遂餓死於首陽此史記所載本皆無憑據孟子中稱伯夷之行者六七章未嘗舉其事實只曰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又曰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又曰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可見其非國君之子矣子貢問夫子以古之賢人許夷齊而知其不為

衛輒集註以遜國諫伐二事證之者非矣此章只當以非其君不事及不與惡人交等事為證蓋以伯夷影夫子也非以衛輒較伯夷也衛輒拒父爭國其惡彰焉固不待與夷齊較其是非然聖人不棄物之仁則未可知也故子貢舉疾惡過甚之伯夷叔齊以卜之而夫子許之遂知其不為衛輒為史記所載想因此等事附會其說耳若夫諫伐之事益不可信也明王直著伯夷十辨林有望廣之其說甚詳見皇明文衡及史綱疑辨

辨疑錄 卷三
○大公之釣渭夷齊之諫伐談者肆口藉藉千古以
予觀之是皆出戰國雜家之說要不足憑先子嘗辨
其妄謂大公處東海之濱與渭相距甚遠其事必不
信也今據孟子曰二老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
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又說伯夷
曰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是知二子之
在當時齒德兼尊素負重名於天下高尚其事屢辭
徵辟時人之所期望其風采以為斯人不出奈蒼生
何者也故以其出處卜天下之嚮背向使渭上老漁

東國通臣人之所素不識者一旦携手以歸大國則
其殆為闖人辭焉何足動天下之視聽假使舉而加
之顯位或取衆人之駭異何以厭人心之人也蓋時
之聞人也而歸焉此周之所以王也非熊之兆迹涉
神怪叩馬之諫事出忽卒殆是神奇其事以詫異聞
焉耳孟子之所不言學者闕之可矣

○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
以事事字貼天下說或問曰所行無非仁者是也言
事皆歸著仁也呂氏曰洞然八荒皆在我闔孰曰天

下不歸吾仁楊氏亦云天下皆在吾之度內此所謂存想只想其理而已程子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集註因之曰歸猶與也天下之人皆與其仁言稱其為仁者也此二說俱在顏子身上說邢氏云人君若能一日行克己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此專就人君上言答顏子而說人君之事亦覺不倫古義云言天下歸服其仁也或曰顏子匹夫豈有天下歸仁之効此不然也顏子躬廊廟之資在蓬蓽之陋故以仁天下之道告之天下歸服乃仁

之極功孟子曰民之歸仁也猶獸之走壙也最可證也樊遲豈在位之人哉夫子稱禮義信之効曰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孟子亦說四端之心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此泛為學者而言皆其事實而學者之所期望也然則告顏子以天下歸服亦奚容疑先儒必要就顏子當日身分上為說遂有存想之說有稱許之解畢竟歸仁二字不免強解

○夫子之與點先儒謂有見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云云程子所謂曾點漆雕開已見

大意正謂是耳其說固驚於高遠而不似夫子雅素
之言先子謂想望唐虞三代之治之意學者多不得
其旨致不免疑滯予謂通考語孟中言狂章而求之
夫子與點之意可以無疑矣夫子曰不得中行而與
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曰
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
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其志嚶嚶然曰古之
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點之行佗無所
致孟子亦據論語而言耳蓋子路之於強兵冉求之

於富國公西華之於禮樂其抱負以此而夫子之器
許亦以此則行能掩其言矣如點者欲甄陶一世措
俗唐虞想望熙熙皞皞之象如恐弗及較諸三子之
撰則其規模之大爲如何哉此聖人之所夢寐而未
得者故曰吾與點也然不自量其才之堪與否動輒
稱古之人其志如是之高而措之事業未必見其必
効此所謂行不掩其言者也伊尹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及出而輔湯能伐夏救民致堯舜之
治則行掩其言矣點則不然在聖門稱古之人豈外

堯舜禹湯而他有慕哉當其時耕鑿自得天下之民安于不識不知之天至治之極也浴沂風雩冠童詠歸正是其氣象非叔季之所覩也點以此為志雖未必能為其事而其不安於小成蓋有投夫子之意此其所以與之也一日不得中行而與之必狂狷乎一日吾與點也二與字互相照云

○管仲不歿子糾之難而相桓公子路疑其未仁夫子對之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子因子路之疑其未仁而對之曰如

其仁如其仁二仁字相照其對子貢亦然蓋以不忍天下之民之仁而知前日不歿子糾之非不仁猶良醫之治疾而弗効人咎其不能舉他日有回生之功以證前日之非不能也隨問直對由賜之疑可以釋然矣而夫子於笙竇之難可歿與否不置一語於其間其意不亦明矣乎從前諸解不知出此專就管仲出處討其可否而桓弟糾兄竟不免於黨弟戕兄之罪故程子據漢薄昭之言曰糾弟桓兄仲悔黨弟之非而遂事桓公所以夫子與之也然糾兄桓弟周漢

之書明文具存而其謂桓為兄者僅有一薄昭之言耳程子所據只在此若無漢書中此一句則夫子與管之意萬世之下無由識之豈然乎大抵喪亂之間推及同氣蹀血禁門或兄弟相閱或叔侄相寇古今之間往往而遇畢竟不過貪富貴爭權勢其間雖稍有曲直之辨皆不仁之為要不足論也而事之者各為其主管召之奉子糾鮑叔之奉小白猶狐趙之從夷吾也笙竇之難其局一變則反面事桓以成一匡九合之功其志不在子女玉帛之求蓋有所抱負而

然此夫子之所以與之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云云此章從有二說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蹈水火或時殺入蹈仁未嘗殺入疏引王弼說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集註從馬氏說但其仁之云以宋學之例異耳程子則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為仁如蹈水火又答趙景平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與王肅說同古義從之予謂以古書例之孟子曰將

以避水火也則以喻焚溺之虐又曰使菽粟如水火則以言生活之具此二者固俱有據但如王說則上下二句通爲焚溺之事如馬說則上句言生活下句喻焚溺竟不如王說上下一直不煩轉換也凡語中曰吾未見者多是願見而不得之辭只當從王氏及程子說

○論語一書說仁說孝說禮樂說天道說鬼神或言仁智或言知仁勇或言禮義信自後世觀之如散漫無統紀然皆莫非人事之實人事之不一固不可以

一法御一術制也則所以示之之方亦豈止一事而已哉孟子七篇却有條理可尋以仁義二者做提綱而禮智維持之推其所以行之者於本心凡百人事皆總轄乎仁義二者故七篇之中有說仁義處有說性處先人以意味血脈分之爲此故也

○孔孟言治亦各不同孔子經濟每就禮樂而言叙先進後進說四代禮樂當時諸侯大夫僭禮郊禘雍徹旅泰等類每每道及如道千乘之國章者甚希蓋當春秋之時王靈不競名分僭亂最其所當先正者

而百姓雖窮然未如戰國之時為甚春秋一經皆自此意出下論中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君夫人一章似無甚意趣想是當時人之所不可不知者故夫子稱之而載之論語耳至孟子時又餘百年壞亂益極不唯禮樂法度之可正而民之衣食既無所資故曰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此時者也故孟子言治每乃自生民衣食上為說如五畝之宅章最其所致意也嘗曰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其所緩急可知已

○曷嘗觀夫山乎迫而觀之則千仞喬岳亦俯仰于枝峯蔓壑之間而與培塿丘垤相伯仲不見其為獨尊也望之于千百里之外則刻窳眾山埋没于煙雲杳靄之間而唯見其特秀一峯巋然焉耳賢者之在世也亦何以異焉夫子之聖當時有疑與子貢孰賢者有斥為東家之丘者其既沒也學士大夫猶與墨翟駢臂同倫擬孟子以臧孫辰荀卿鄒衍夫人未必信其為曠古之聖賢也自後世觀之則孔孟之德橫亘千古猶日月之中天而其他賢人君子未見其可

倫比故人觀之于近不如觀之于遠之明論之于當時不如論之于後世之公且詳也吾於觀山而得觀聖賢焉

○古今非議孟子者有數家荀卿書有非十二子篇而子思孟子與焉其後漢王充著論衡有刺孟篇至宋司馬公有疑孟李觀太伯有非孟晁說之以道有詆孟黃次伋有評孟馮休有刪孟事見周密癸辛雜識鄭公常菽圃折衷亦有其說余隱之并可馬鄭李說而辨之著尊孟辨朱子為其未盡著讀尊孟辨大抵方漢之

初學者未知尊孟子司馬遷作史記與鄒衍相次其待之亦藐矣揚子雲稍知尊之乃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耶如也唐韓文公推崇之以為功不在禹下於是孟子之書始尊矣至程朱氏特為表章配之魯論稱為論孟此七篇之書顯晦於古今之間者然也予謂孫卿以來疑孟子者其說不過三數途曰性不可言善曰湯武以臣弑君不可為道曰不可勸諸侯以王耳而閩洛諸君子所取專在于性善故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而湯武之事亦

未全服焉故非之固非所以非之而尊之亦不得所以尊之何者孟子開卷便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七篇之中或詳而說之或約而示之其言雖異莫非演此旨及夫自暴自棄自謂不能居仁由義則有性善之說所以明仁義之實固有於已擴之可以安人利物而平天下者乃其極功也言其常則堯舜揖讓以立人極言其變則湯武放伐以救人窮皆所以安生民而仁義之極也若使人之性不善則人之行仁義何所由以為本而先王之惠鮮困窮賑恤惇

獨亦豈其心之所不欲而外姑為觀美文具以欺乎人哉聖人之於人亦豈異類如人之與犬馬不同其類而不可歧及者哉然則性善之說不可誣也且四海毒痛是日曷亾之時天下之民如坐湯火之中人皆懷來蘇之望仁人君子豈嫌乎富天下坐視其昏墊而弗救也哉漢高祖非聖賢之主也秦民尚以為湯武況湯武之於桀紂非富天下而蔑君臣之分也天下苦其虐而為所推戴譬猶病者之請良醫求治唯恐其來之不速方孟子之時周室衰弊不足以服

天下諸侯放恣民憔悴於虐政然則勸齊梁之君行王道以安天下文武之心也不此之出而還致紛爭故非之固非所以非之而宋朝諸子專尚心性故推尊孟子以爲其祖然孟子所謂性善則就生而言充不忍入之心可以澤天下乃王道之基趾也非向寂然不動處反觀內省可以求之也故其尊之亦不得所以尊之

○先儒以仁義爲性而又謂孟子始言性善發前聖之未發其言殆自相矛盾此至近之事人每不察若

使仁義爲性之名則仁義與性只是一物而異名凡聖賢言仁義諸章皆性之說也克己復禮爲仁之仁卽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之性仁遠乎哉之仁卽能盡其性之性豈一其物哉性之爲善振古已然何待乎孟子而必言善則非陳言則贅詞耳因其曰性善而知仁義非性之名也蓋仁義者天下之達德善之至極也其爲美德夫人之所同知唯性則不然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可以爲無善無不善而自古聖賢專勸人作善行仁而性之善否則未論及故孟子

特就衆論不同之中斷然以爲善使人知所本此其所以有功于世也是知仁義者天下之道而非性卽仁義也人之能行仁義者性善故也故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言命焉亦言能脩己性則可以成仁義禮智之德也

○鄒之不可敵楚者小大之勢異也方七國之時秦楚勢相敵故孟子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言其強也又曰秦楚之富不可及也言其富也

所謂帶甲百萬死士億千固非虛語也而楚竟爲秦所并豈大小之異勢哉楚跨有南方其君溺于聲色狗馬之愛宴安酖毒無復遠圖秦則上下一心專尚威力欲并六國此其所以竟爲秦所并也是知小固不可以敵大而逸亦不可以勝勤而秦雖一四海旋復失之天下竟定于漢高祖雖非聖賢之主寬仁大度知入而善任使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與民休息故永四百年之祚仁義之竟勝詐力於是乎亦可驗矣

○孟子曰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云云集註云

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又曰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此言聽諛邪遁之辭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也古義曰云云蓋言聽其言之諛邪遁而知其末流之有所蔽陷離窮也二說如相通而卒難一決要之讀者不泝聖賢立言之本意而徒就文尋義竟不免纏繞此章本公孫丑疑孟子之當齊邾之位或動其心故孟子答之曰我知言我善養浩然之氣其所謂知言云者聽衆人之建言而豫知後日之得失也大抵聖賢之於人言自敷奏明試已來驗其言之善否

將以措之事業若徒聽其言而察其心之淑慝此後世學子家治心工夫或是觀人之法非聖賢大事業兼用衆言以致太平之道也其事體本自不同當時如告子許行者皆建一家之言將以進之萬乘而思易天下孟子聽其言斷之一曰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也一日從許子之道相率爲僞者也惡能治天下此正是聽諛邪遁而知其蔽陷離窮者也然則雖都大位當大任立于衆言淆亂之區豈能難於決擇而致動心耶此孟子之所以答之也

○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又曰禹臯陶見而知之子夏亦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可見臯陶之德與稷高相伯仲而及禹崩傳位之事言益而不及臯陶者意臯陶齒德俱邵是時已不在也史記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而臯陶卒通鑑前編系之二年豈亦有所稽歟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古註云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集註云徒猶空也有

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按字書徒空也但也凡物無因之謂徒禮王制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又詩暴虎馮河註徒搏曰暴徒涉曰搏爾雅徒歌曰謠故知所謂徒善徒法謂不因先王之法而自爲者非心與事之謂也善是見于一事法是施於政令蓋有仁心仁聞者非無一善之可見一法之可取如梁惠之移粟齊宣之易牛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先王之道者

治天下之規矩準繩也不由之故謂之徒善徒法猶徒食徒行之徒孟子此章通言治天下必有其法首舉規矩六律下言丘陵川澤而又引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皆言凡事之必有所因也孟子每舉堯舜文王爲王者之法此章亦平生經濟手段

○富貴之極至天下而極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故能輕天下人之所難爲也人之稱堯舜也以此然徒見其輕而未見其重必流于老列氏之說溫公子喻

論子喻曰堯舜之聖非以其能輕天下也廼以其能重天下也夫唯重天下故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之傳於子非私之也苟天下無聖人以授之則非子莫之傳矣溫公此論可謂能體堯舜之心矣觀書所載疇咨僉諧岳牧師錫然後舉舜不遠而舉也百揆四門諸難歷試然後授舜不遠而授也乃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可見其重天下矣天下一人之積也與之而不得其人則天下之人困聖人重人故重天下重天下故重授之

○聖人之行事不免致後人之疑者要不得其心焉耳舜之不告而娶人既疑之矣孟子辨之廓如也禹之不傳賢而傳子亦疑乎其德衰雖有孟子之辨而後世尚不肯信故韓退之有對禹問至於湯武之放伐不唯不信其不為弑君併與孟子而疑之故有王充李觀司馬溫公論眉山蘓氏有武王非聖人論謂舜之不告而娶非遺親而厚色也為無後也故孟子斷之曰猶告也禹之不傳賢而傳子非疏賢而私子也啟賢而益之相日淺朝覲謳歌之所歸不得不

傳之於子故孟子歸之于天焉皆或為祖先或為天下而莫非仁也至於湯武之放伐亦然以天下之所順伐親戚之所畔非有富天下之心而伐之憫生民之陷於塗炭而欲措之衽席之安而後之人猶嫌乎有富天下之心遂不滿於湯武殊不知聖人之行事一出入其迹不同而未嘗不以安入濟世為本也此其本心而皆莫非仁也亦何疑乎禹亦何非乎湯武

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今所行唐刻諸本於比字句絕者誤矣蓋註中比方二字誤作此乃二字也先人嘗刊正今檢註疏本云此乃天所與入情性蓋朱子所云今本也朱子答吳伯豐書云近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此天之所與我者舊本皆作比字註中此乃亦作比方檢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今集註考異蓋自此得也大抵朱子所從舊官本與今本異也離婁篇人不足與適也政不

足與間也集註間字上亦當有與字然今唐刻疏本故有與字

○聖賢立言設教猶尺牘道意以是辭明是事曷曾詭其詞以待人之商度如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孟子告曹交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子貢亦曰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皆一意言師道之無常也其曰餘師者猶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之謂明其所師者非復一人也先儒註云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明黃太樾宜照解云一點良心卽是

師也觸處皆師是有餘也俱指心為師若然則孟子何以不直說一箇心字以示之而必詭辭以言師邪是知師是師資之師非言心也後世儒家專重心性六經中言道處多以心替說遂至亦解師字以為心之別稱學者須識經書中言心處是說心言道處是說道言師處是說師直據其詞辨其義不可遷就以徇已見也

○詩書之間說心者罕而孟子多言心有本心良心之說然皆就已發而言故曰見孺子之將入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未嘗說未發六經中惟中庸言未發先子謂此非說心也乃演樂之德用焉耳嘗斷然以首章喜怒哀樂以下四十七字為古樂經脫簡其說具于發揮今閱記禮樂記篇其首專說喜怒哀樂愛五者之感且多說和字又曰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又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漢兒寬亦云惟天子建中書之遺言此等皆與中庸所述四十七字語意議論

如出一轍大抵記禮之書章段句字多致錯誤此或
自樂書中攙入可無疑也

○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氏
註曰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庸有常也善父母
曰孝善兄弟曰友予謂中字不必解做忠樂尚中和
故樂有中和中和為樂之德也尚矣蓋古有六經而
樂與焉樂經亡也久矣今禮記諸篇兼說樂則古者
樂經之遺也中庸本在禮記中為一篇其中多說周
之禮則兼言樂亦記禮之體然也信其樂德而載于

中庸也

○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
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發揮云體猶象也言鬼神無
形與聲雖欲象物遺之而不可得也或曰若如其說
則當曰不可體物而遺不可言體物不可遺予謂此
三句只是三事皆言鬼神之不涉乎形迹到下節始
說其德之神妙蓋言使鬼神有形象威儀之可見則
使人畏敬固其宜也今則不然而洋洋左右不敢慢
易其德之盛為如何哉及應首節若如舊說則當曰

體物而無所遺而不可言不可遺體物之云圖畫彫刻泥塑木備之類鬼神無形與聲欲象物寫之而亦不可得而遺也專言其無迹也體物字與視聽字對不可遺字與弗見弗聞字對上各一事皆我之接彼也下各一事皆彼之不接我也大學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又老子第三十五章曰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盡淮南子原道訓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此等語脉皆可相證又按漢儒訓詁亦有遷就處鄭玄註

云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與朱註大同小異皆言鬼神為萬物之主也若其說則可字說不得故遷其義既訓可為所又解不可遺為不有所遺尤屬牽強

○二程共有大學定本具載全書朱子專從伊川本親當作新伊川說然大較因古本序稍移動前後焉耳未嘗分經傳亦未嘗謂格物傳闕至朱子分經一章傳十章第五章釋格物傳闕遂取程子意補成其文故此謂知本四字古本有一句程子以上一句為

衍文蓋以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為聽訟章結語也至朱子脩章句移程子注于下以下一句為衍文蓋以上一句為聽訟章結語其下補格物傳故也其辨已詳于或問

○程子曰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孟子集註引之近思錄中亦載此語作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某平岩解云楊氏為我可謂無私而不仁矣然而猶疑似於無欲之仁墨氏兼愛可謂泛濫而無義矣然而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

入也先子嘗言近思錄所引仁義二字互誤而平岩隨文妄解不知是正後閱一程全書明道先生語劉質夫錄出此語與近思錄所載同因思近思錄所載程語與集註所引多不同豈朱子之修集註先儒之語有不穩者稍加彙括歟近思錄則隨本語寫成耳

辨疑錄卷之三

